# 藝文類聚

居處部四　宅舍　庭壇室齋
　盧　道路

産業部上　棲　田園圃蠶織
　鍼　市

イ3
1758
14

産業部下　田獵　釣錢
衣冠部　衣冠　貂蟬　玦珮　巾帽
　衣裳　袍　裙襦　裘　帶
儀飾部　節　黄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服飾部上　帳　屏風　幔　簟　薦　蓆
　案　几　杖　扇　麈尾

藝文類聚

門 イ3
院 1758
番 14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四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居處部四　宅舍　齋　庭　廬　壇　室　道路

宅舍

晏子曰景公使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居請更子宅曰臣之先臣居此宅焉臣不足以代之

漢書曰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又曰曾共王壞孔

子舊宅以廣官室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復於其壁中得古經傳

續漢書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

裴楷別傳曰楷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牀帳儼然櫺軒疎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

王隱晉書曰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外甥舒曰當爲外家成此宅相

漢舊儀曰高皇帝家在豐中陽里爲沛泗上亭長及爲天子立沛廟祠豐故宅

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

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爲上

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難動搖之爾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三輔決錄曰郭詳爲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稱曰長史宅

吳志曰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

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又曰陳表家財盡於養士
效之曰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居宅
妻承先傳曰妻㊀到廣州遂徘徊躑躅於仲翔宅故
處哀咽悽愴不能自勝
搜神記曰魏郡張本富忽衰死財散賣宅與程應應
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
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
諾何以有人氣荅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
是誰荅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荅云我杵也今
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



㊀子曰葛盧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
石礎在焉又曰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于孫輒
殘折他人居其改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
其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
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襄陽記曰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
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橘千樹臨死敕兒曰汝毋
每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用汝
衣食歲上一匹絹亦當足用爾亾後二十餘日兒白

母母曰此當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存

范汪荆州記曰宛有三女樓作子胥宅又曰義陽六縣安昌里有光武宅枕白水陂所謂龍飛白水也

庾仲雍荆州記曰柿歸縣有屈原宅伍胥廟擣衣石猶存

賴鄉記曰老子祠在賴鄉曲仁里譙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時教化學仙故處也

漢桓帝修建屋宇爲老子廟廟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舊生宅也

劉楨京口記曰糖頴山山周迴二里餘山南隅隔路得郤鑒故宅五十餘畝

戴延之西京記曰東陽門外道北吳蜀二主第宅去城二里墟墓猶存又曰潼關北去蒲坂城六十里中有舜廟城外有宅井及二妃壇南去城二十里有山舜所耕山上亦有山

述征記曰豐圻豐水西九十里有漢高祖宅又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㊀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盛㊁宏之荆州記曰新野郡西七里有梅溪源出紫山

南流注清故老傳溪西有百里奚宅

詩　齊竟陵王蕭子良行宅詩序曰余稟性踈疎屬愛閒外往歲羈役浙東備歷江山之奚名都勝境極盡登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廻池絶澗往往舊識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詩曰訪宇北山阿卜居西野外幼賞悅禽魚早性羨蓬艾

陳江總歲暮還宅詩曰悒然想泉石驅駕出城臺荒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青山殊可對黃卷復時開長纓豈繫日濁酒傾一杯又南還尋草市宅詩曰紅顏弊輦洛白首入轅轅乘春還故里徐步采芳蓀徑毀悲稚仲林殘憶巨原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

賦　魏陳王曹植閑居賦曰何吾人而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銷憂何歲月之若驚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而遠翔登高以延企時薄暮而起予仰歸雲以載奔過蘭蕙之長圃蓳芬芳之可服結春衡以延佇入虛廊之閑館步生風之廣庭無踐窓邇之修除即蔽景之元宇翡鳥翔於南枝元鶴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

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文茵翳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

晉潘岳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閒居之賦於是退而閑居洛水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而高峙窺天文之秘奥究人事之終始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杞樹籬遊鱗瀺灂蔚菌萋敷披竹木翳蔼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笋紫薑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頳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晉庾闡閑居賦曰於是宅鄰京郊宇接華鄂聿來厶懷茲焉是託鳥棲庭林燕巢于幕既乃青陽結陰木

槿開榮森條霜重綠葉雲傾陰興則暑退風來則氣
清前臨塘中眇目長洲晨渠吐溜歸潮夕流顧有崇
臺高觀凌虛遠遊若夫左瞻天宮右眄西嶽鶱飛彤
素嶺敷翠綠朝霞時清滄浪靡濁黃綺絜其雲棲漁
父欣其濯足至于體散(元)風神陶妙象靜因虛來動
率化往蕭然忘覽豁爾遺想榮悴靡期孰測幽朗故
細無形骸之狹巨非天地之廣音興乎萬韻理絕乎
一響

晉束晳近遊賦曰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
狹九州安窮賦於下里寞(元)澹而無求乘篳輅之偃
蹇駕蘭單之疲牛連挹索以爲鞅結斷梗而作鞦鞏
蓽門而高蹈揭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則去
舍百步貫雞藪於歲首收綏繼於物牙其男女服飾
衣裳之制名號跪異隨迭設繫襦以禦冬賛汗衫以
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爲素條之殺書見啼於客堂
設杜門以避吏婦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間隙
薦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
梁沈約郊居賦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自忘自
中智以下愚咸得性以爲場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
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值龍顏之聲

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余
平生而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皐
而長想本忘情於狥物徒羈紲於人壤應屬歎於牽
幽陸興言於世網爾乃傍窮野指荒郊編霜茨葺寒
茅搆栖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
妨基而剪巢織宿楚而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既取陰
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草則蘋萍茭芰菁藻蕪菰石
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其
陸卉則紫蘿綠施天薯山韭鴈齒麋舌牛唇虓首若
乃園宅殊制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
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翁
鬱吐綠攢朱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其林烏
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鶯雜響或斑尾
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頷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
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駒澤虞秋鷺寒鶩修鷁短
鳧翅拜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
纖鰷巨鱸碧鱗朱尾脩顱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則
噴流揚白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
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孤嶝橫揷洞穴斜經千丈萬仞
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烟晚帶白霧晨縈

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獸依庭而莫駭魚狎沼而不綱晚樹開花初英落蘤異林而分丹素因風而雜紅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芬芳襲余冰懸搖而帶坻雪縈松而蔽野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傷余情之頹暮憂與愁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歡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蒿傷闕吳娃前無趙瑟唯以天地之恩莫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以何言羞愧心之非一

銘晉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曰達人有作振此頹風

彫簿蔚采鴟闌唯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雍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匹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翮亦招

啓梁元帝謝敕賜第啓曰竊以漢賜五倫寔云清吏魏寵衛臻用旌庸直未如靈光輪奐雖陽爽壍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望市廛榮深豫章之圃昔狠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仁讓邸臣慚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違再思庸陋九殞非荅

梁劉孝儀爲王儀同謝宅啓曰昔晏嬰湫隘齊景營

其爽塏孫(歷)無家晉武爲之築館或功高千載德重一時故蒙考室之榮以降葺宇之澤並辭而處傳芳前載臣才愧昔人恩同往哲豈宜妾荷重增疵忝但匈奴未滅遽當輪奐之美環堵爲室遂得歌笑於斯又爲武陵王謝賜第啓曰竊以南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御溝左廻青路畢晏嬰之湫隘同潘岳之閑居臣幼自宮掖長遊城府雖輪奐之美多門而館第之私未暇今輕舟將反高門遽錫遂葺家築室百堵皆興雲屋連薨一朝(宏)敞梁庾肩吾謝東宮賜宅啓曰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門容幰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石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窓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侍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温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息

(表)晉陸雲聞起西園第且遵節儉之制表曰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已抑情用能保其國家令聞百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

蓋多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祗奉也

議晉潘岳上客舍議曰謹按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來遠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戚於逆旅魏武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于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有之此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分翼翼公私滿路近畿入轂客商亦稠蓺稂成行器用取給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赦已發有追不赦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亂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道路之要姦吏所植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

庭

左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既

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平
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羅含別傳曰含致仕還家庭中忽自生蘭此德行幽
感之應
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豫人事正欲使
其往諸人莫有言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
生庭階也
賦陳沈炯幽庭賦曰矧幽庭之閑趣具春物之芳華
轉洞房而隱景偃飛閣而藏霞築山川於戶牖帶林
苑於東家草纖纖而垂綠樹搔搔而落花於是秦人

清歌趙女鼓筑嗟光景之遲暮詠羣飛之棲宿顧留
情於君子豈含姿於嬌淑於是起而長謠曰故年花
落今復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
日月但如春
壇
管子曰桓公即壇而立宵戚鮑叔隰朋賓須無皆差
肩而立
莊子曰孔子遊乎淄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終有漁父者下船而來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

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王之寶器楚王聞之
召昭奚恤問焉恤對曰此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
器於賢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
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西
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譬客也請就上位
徐靈期南嶽記曰南嶽山上有飛壇懸水激石飛湍
百仞即孫溫伯所喪身處也又有曲水壇水行石上
成溝瀆如世人臨河壇也三月三日時來逍遥
梁州記曰沔陽城先沔陽縣所治也在漢水南舊譙

何所築也劉備爲漢王權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門外
有盟壇猶存
銘周庾信堯登壇銘曰登壇洛汭沉玉河淯丹圖馭
馬練甲乘龜榮光上幕休氣連帷雖存堯讓終見文
思

室

毛詩曰斯干先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楚辭九歌曰檗何食芍庭中蛟何爲芍水裔朝馳余
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芍召余將騰駕芍皆

逝築室于水中葺之今以荷蓋

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唯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又曰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人之服居聖人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

楚辭曰鑒山檻而爲室兮下披衣於水渚霧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宇又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戟冬



有突夏室寒此二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不敢忘也雖退而窮思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蓬爲戶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石室有二十人同居齊壽千二百歲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瓊華之室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列仙傳曰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七百歲歷
陽有彭祖仙室
漢書曰文帝徵賈誼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
神事與誼言之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家貧不好掃室客怪之者或曰
可一掃平蕃曰大丈夫當爲國掃除天下豈徒室中平
楊龍驤洛陽記曰顯陽殿北有避雷室西有御龍室
雷次宗豫章記曰望秦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有
水廣數十步清淺遊者伐竹爲筏以過水幽邃無極
莫能究其源出好鍾乳
盛弘之荆州記曰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鵲尾
石室數十所經過時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石室中有自然經書自然
飲食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
謂之九天臺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洛陽宮殿名曰洛陽有望舒涼室含章鞠室靈芝鞠
室清涼暑室

詩宋吳邁遠遊廬山觀道士石室詩曰蒙茸衆山裏
往來行迹稀尋嶺達仙居道士披雲歸似著周時冠
狀披漢時衣安知世代積服古人不衰知我宿昔情
知我道無爲
齊王融移席琴室應司馬教詩曰雪崖似留月蘿徑
若披雲潺湲石溜瀉觴巡山雨聞
梁任豫夏遼省宅詩曰風棹出天街星言指沈室頓
楫俄毀垣惻然悼窮陌春爲發大道夏爲滌潮折贅
者陋懷居鄙人安朝夕生長數十載幸祐見衰白堂
遺孤孩音庭餘笄齠迹入似聚族慰出爲里仁惜

賦晉潘岳狹室賦曰歷甲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言歸
伊余館之褊狹良窮弊而極微閣了戾以互掩門嵁
嶇而外扉室側戶以攢檻檐接秬而交攘當祝融之
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怒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
若乃重陰晦冥天威震曜漢潦沸騰叢溜奔激曰竈
爲之沈溺器用爲之浮漂彼處貧而不怨嗟民生之
收難匪廣廈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
白藏兆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其時歎
晉庾闡狹室賦曰居不必阨食不求簞豈獨蓬蓼可
永而隆棟招患奚必膏粱非美而飲疏以食醪俎可

以充性不極欲以析龍肝清室可以遊暑不測泳而
興夏寒于時融火炎炎鶉精共耀南羲熾暑夕陽傷
照爾乃登通扉闢櫺幌絺幕蹇閑堂敞微颸凌閨而
直激清氣乘虛以曲蕩湯房情悽以興涼軒檻寥豁
以外朗

齋

王孚安成記曰太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
殷仲堪又於池北立小屋讀書百姓于今呼曰讀書
齋

詩晉湛方生後齋詩曰解纓復褐辭朝歸藪門不容
軒宅不盈畝茂草籠庭滋蘭拂牖撫我子姪携我親
友茹彼園蔬飲此春酒開櫺攸瞻坐對川阜心焉孰
託託心非有素搆易抱元根難朽即以匪遠可以長
久

梁簡文帝山齋詩曰玲瓏繞竹澗間關通槿蕃缺岸
成新浦危石久爲門北榮下飛桂南柯吟夜猿暮流
澄錦磧晨冰照采鸞

梁庾肩吾和竹齋詩曰百拱橫笴節千櫨跨簟笮迴
龍仍作柱通笛且成欒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蜂
歸憐蜜熟燕入重巢乾欲仰天庭淡終知學步艱

陳徐陵奉和簡文帝山齋詩曰架嶺承金闕飛橋對
石梁竹窓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山花臨舞席水影照
歌牀

賦宋謝靈運山居賦曰上古巢居穴處曰岩棲居山
曰山居在林野曰㊀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
以理推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邵阜洛川
勢有偏側地關周員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㊁潼渠
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遊覽明
達之撫運乘機感而理默悼三閭之浮江矜望諸之
去國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

保息事以乘閑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
山行紆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
淺思釐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剪榛開徑尋石
覓崖四山周廻雙流遶迤陵名山而屢止過巖室而
披情雖未偕於至道且緬絶於世纓若乃南北兩居
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九泉別澗五谷異巘
抗北頂以葺館瞰南峰以啓軒羅層崖於戸裏鏡清
瀾于窓前修竹葳蕤以翳會灌木森蓁以蒙茂蘿蔦
蔓延以攀援香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
露披清於崖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此焉卜寢玩水

弄石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
瀨排沙以積岸島倚渚以起阜畦町斸藝含蔡藉芳
綠葵春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伊昔齠齔寶愛
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爰暨
山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

贊宋顏延年新喻侯茅齋贊曰蕞草作壯采茅昭儉
哲人素節貴而能貶羈結茨危瞰臨涯隒

銘陳江揔永陽王齋後山亭銘曰叢臺造日淄館連
雲錦墻列績繡地成文吾王卓爾逸趣不羣梅梁蕙
閣桂棟蘭枌竹深蓋雨石暗迎曛激流疑蔬搆峰似
削苔滑危磴藤攀聳蓼樹影搖窓池光動幕月澄遥
淑風清近壑雪岸難消花園易落高桐百尺垂楊五
株開榮九畹結秀三珠山條紫的水葉紅鬚抽芳繞
雷接翠分衢亭讙旅鶴浦噪驚鳧前列牧馬後招鄒
伯諷誦楚詩精微沛易業桂留賞散金匪惜不美雖
陽還蚩碣石馳聲終古服義無斁

廬

周官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漢書曰武帝詔嚴助君厭承明之廬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時郡國多降耶鄆

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絶其反顧之望上大笑又曰承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猪鄉里徐子明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亾其猪而聽經猪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

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度虛館以待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下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

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洛陽故宮名曰侍中廬在南宮中

碑後漢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曰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龜鑒乎羲農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構農隴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閑道丹階紫房金窓鬱律玉辟內瑞青蒲克庖朱草棲箱川魚躍躍雲鳥舞翔煌煌大漢合德乾剛體効日

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暢八荒三光宣曜四靈効
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穰穰騶虞奏樂鹿鳴鷰鱒一祝
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疆

道路

楚辭曰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之相接惟郢路之
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史記曰文帝行至灞陵是時慎夫人從上示慎夫人
新豐曰此走邯鄲道也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迴十里內有複道橫此渡西至
神明臺



漢書曰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
叔孫通曰陛下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
孫柰何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
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矣願陛下益廣宗廟大孝
本也帝從之又曰元帝即位成帝爲太子上嘗召太
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直至城門得絕乃度上遲
之問其故以狀對上乃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曰逢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
我者爲聰明睿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世能濟政即
駕而歸

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爲西海婦欲歸灌壇令當道有德吾不敢以乘風雨過

任豫益州記曰江曲由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於城都爲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擔也鄧艾東馬懸車之處

碑陳徐陵丹陽上庸路碑曰臣聞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爲禮專侯會通厥田爲上皆

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遂矣高陽爰重冥職舜爲太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掌鑿靈沼於周原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帝若夫雲雷草創剪商黜夏之勳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鳴鍾於豐岳豈識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屈至道於汾陽勞疑神于藐射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盡禮春官揔於三代豈止金門桴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

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
序孝經河出應龍乃㕘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
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總命口占御紙風
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
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爲彭老之教
終沒愛河儒墨之宗方難火宅豈如五時八會之殊
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
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未勝秋兎之毫書而莫盡
忠信爲寶穰祈免於白駒明德惟馨山川舍於騂犢
至如月離金虎泥染石牛蒼蔚朝興洿池晚注而清



蹕纓動纖羅不搖高閨將臨油雲自闢陽烏馭日㕘
懼武賁之功飛雨蔽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舉德非
曰尚年若發居鄴猶莊在漢濤如白馬既凝廣陵之
江山曰金牛用險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皂赤馬之
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修
渠乍擁節而長歌乃縱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
無疆之鴻烈者也銘曰后王降德于衆兆民高文象
緯妙義幾神紫冠遷夏功踰入秦時惟大畜出久同
人慧雨方雷禪枝獨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觀乎禹
迹見我堯心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四

成都楊懷道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產業部　曲農　蠶蚕　田園　織　鐵　市

農

管子曰先王者爲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韓子曰㊀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耆年讓畔

史記曰弃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耕稼穡之畏皆法則之

漢書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後遯江上處岐山之陽白鄏有田一壓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

賦晉束晳勸農賦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幠禁乎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己

長薄浹口受饒在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雞豚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爲十拘五以爲二蓋田熟啖紆其腹而杜康咥其胃

田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嗟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爲閒田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

田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又曰張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㊀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江渭中溉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華嶠後漢書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

賀悶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

晉中興書曰郭翻少有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熟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

蕭廣濟孝子傳曰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詩宋陶潛雜詩曰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梁劉孝綽報王永興觀田詩曰重門寂已暮案牘罷
囂塵輕涼生箑席微風起扇輪浮瓜聊可餐溢酒亦
成珍復有寒泉井兼以瑩心神瞻彼忘言客閑居伊
洛濱顧已慙困地徒知董桂辛但願崇明德無謂德
無鄰

議晉陸機大田議曰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
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
而報薄道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論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爲務八政
之於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皆也故
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
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
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
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秬野積踰冬奪者無罪
場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閉藏也先王藉田
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
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
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
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天火之災
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秬耘通邑大都有

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齊也

園

易曰賁于丘園

詩曰樂彼之園又曰園有桃又曰無踰我園又曰遊于北園

子建詩曰清夜遊西園

古詩曰鬱鬱園中柳

說文曰樹果曰園樹菜曰圃

莊子曰漢陰丈人灌園鑿隧而入井

韓子曰昔彌子瑕有寵於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又曰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觀於舍園

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果園悉假與貧人

國語曰趙簡子田於蠪蠪園名

三秦記曰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名含消

漢書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承露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水弗

減也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蓁蕍爲之不采

謝承後漢書曰法眞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㊀年不問園圃又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㊀又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甚奇之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笋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入傷其足挈瘝徐步而歸

桂陽先賢記曰蘇統嘗除門庭有衆賓來統告毋曰人招統去已種藥著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疾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芳林園中又曰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傳㊀元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水更入其功百倍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利以供酒食之費

晉宮閣名曰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鄴有鳴鵠園蒲萄園華林園

世說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

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又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門顧辟彊有名園先不識主人遊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飲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傷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之俛爾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遂移時又曰管寧華歆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

法顯記曰舍衛精舍東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舍大園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又曰拘夷那竭城東行到毗舍離城北有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住處

詩晉陶潛雜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澤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餘竹蔭後檐桃李羅堂前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

宋謝靈運還舊園詩曰浮舟千仞壑揔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夫子昭情素探懷授往篇
宋謝莊北宅祕園詩曰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收光漸窓歇窮園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尚同愛絃酒共棲尋
齊竟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禽魚栖情閒物外蘿徑轉連綿松軒方杳藹(上)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
齊王儉春日家園詩曰徙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義和無停晷壯士豈淹留莽莽老將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上)

梁簡文帝遊韋黃門園詩曰息車冠蓋里停轡仲長園簷疎遠興積實至羽觴繁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迭侵嶺樹月暈隱城樓暗花舒不覺明波動見流又臨後園詩曰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逍遥趣中園復可嘉千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梁元帝遊後園詩曰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日照池光淺雲歸山望濃入林迷曲徑度渚躍危峰又晚景遊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煥景入川梁波橫山渡影雨罷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沈約宿東園詩曰槿籬疎復密荊扉新且故樹頂

鳴風颺草根積霜露驚麛去不息征鳥時返顧茅棟
嘯愁鴈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烟引輕素又行
園詩曰寒瓜方卧壠秋菰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
臶參差初菸向堪把時韭日離離

賦漢枚乘梁王兔園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
並馳鸛鶴鶬鵝鵰翡翠鴝鵒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
相聞啄尾離属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相與雜沓
而往款焉高冠扁焉長劒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
日稄樂襄遊觀西園從容安步鬬雞走兔俛仰鈞射
煎熬煮炙極樂到暮若夫采桑之婦連袖方路

齊謝朓遊後園賦曰積芳芳選木幽蘭芳翠竹上蕪
蕪芳陰景下田田芳被谷左蕙畹芳彌望右芝原芳
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闥之
謖謖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洸寥
爾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風
湛芳帷殿肅清陰起芳池館涼
梁裴子野遊華林園賦曰諒無庸於殿省且栖遲而
不事瞻言籠鳥與池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
時遨遊以蕩志正殿則華光㊀敞重臺則景陽秀出
赫奕晝煥陰臨臶律絕塵霧而上征尋雲霞而蔽日


宏達堂校梓

經增城而斜趣有空巃之石室在盛夏之木中曾匪
風而自慄溪谷則沱潛派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
實溜闌干草石苔蘚駭聲叢攢既而登望徙倚臨遠
憑空廣觀逖聽靡有不通

梁江淹梁王兎園賦曰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爲其
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爲古賦體以奮枚叔之製云
於是金塘緬演綠竹被坂繚繞青翠若近復遠水鳥
鴛鵝鸕鷀雛鴈上飛衡陽下宿沔漢十十五五忽合
而復散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如晚朱華未
稀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綺裳下見錦衣上出

周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
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
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
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
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見閒居之樂爾乃窟宅徘
徊聊同鑿坯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
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枌三
兩行梨桃百餘樹掇蒙密兮見窓行欹側兮得路蟬
有翁兮不鳴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
爲匱覆水有堂坳嵑嵷兮狹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

而妨帽戶平行而礙㠯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慼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芊兩竿之竹離披落格之藤爛熳無業之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誠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常閉實無水而恒沈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閑閨老幼相携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啼昔早濫而吹噓藉文言而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山崩川竭氷碎飛裂關山則風月懷愴隴水則肝腸斷絕百齡芊倏忽菁華芊已晚不雪鴈門之羈先念房陵之遠非淮海芊可變非金丹芊能轉不曝骨芊龍門終低頭芊馬阪

頌　晉潘尼後園頌曰茫茫在昔悠悠結繩太樸未散元化靡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遊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湧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

長莚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
湯湯㊀流翔鳥鼓鼚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
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既具
弓矢斯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
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
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
無或安逸在盈思冲

引謝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飛河伐起辛勤越
霜露聯翩泝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海悠且長迴首
瞻京路延翮向秋方登楚都入楚闕楚地蕭瑟楚山

寒歲去冰未已春來鴈不還風肅幌兮露濡庭漢水
初綠柳葉青朱光藹藹雲英英離禽喈喈又晨鳴菊
有秀兮松有蘿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逝景不可追
臨堂危坐悵欲悲試託意兮向芳蓀心綿綿兮屬荒
樊想綠蘋兮已冒沼念幽蘭兮已盈園夭桃晨暮發
春鶯旦夕喧青苔蕪石路宿草塞蓬門

詠晉湛方生遊園詠曰諒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
勢水窮清以徹鑒山鄰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景登
北館以悠矚對荊門之孤阜傍漁陽之秀岳乘夕陽
而含詠杖輕策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芬幕長猗之森

修任緩步以升降(歷)(仁)堪而四周智無涯而難(怙)(住)
有方而易適差一豪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
思其華林籠雉想其皐澤矧流客之歸思豈可忘於
疇昔

(陰)梁張纘謝東宮賚園啓曰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
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仁)壑自謂出處無
辨常願十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
林結宇隨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采橘柚之秋實而
王畿陸海畎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
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比園左帶
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
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烟霞每騰春迎夏華卉競發皆
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堦墀已
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
不能喻其美

圖

毛詩曰九月築場圃又曰折柳樊圃
傳曰晉侯取蔿氏之圃以爲囿
論語曰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列子曰三畝之圃不能耘

楚詞曰忽死蘭圃楚有蕙圃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即懸圃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懸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滿足潢水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懸圃

詩梁庾肩吾從皇太子出元圃詩曰春光起麗譙履步山林閣影臨飛盖鶯鳴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長蔭前橋綠荷生綺葉丹藤上細苗顧循慚振藻何用擬瓊瑶

銘陳江揔元圃石室銘曰儼巖石榆儼宇石牆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煙烟碧露絳雪元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徙搆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蔬珠樹金階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朔去偷桃董來貨杏檐非刺削戸恣登臨迎春花近避暑涼深秋雲卷闇冬霰停陰桐棲鳳采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弦誦餘隙仁智爲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鑄萬國斯仰

蠶

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
十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
桑于公桑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桑以勸蠶事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
觀視內以爲娛樂外以先女功
續漢書曰貴人助蠶臻瑁釵加簪珥又曰光武建武
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
㊀中記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
日瘡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

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
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半山有野蠶爲
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蠶絮
㊁晉楊泉蠶賦曰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
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爲物功巨大
而㊂優成天子之衮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㊀元
黃作四時之單復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
宮之夫人又世婦之吉者親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
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吉

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溫
室既調蠶母入處陳布說種柔和得所睎用清明浴
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細縷起止得時燥濕是候逍
遥偃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趺員身方腹刻
足雙俱昏明相推日時不居粤召役夫築室于房于
房伊何在庭之東東愛日景西望餘陽既酌以酒又
挹以漿壺飧在側敷修在旁我鄰我黨我助我康於
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閣紆卷簿灑掃宮庭蠶母
須飾從容自寧至于再宿三日乃開闔啓房是瞻是
觀方者四張員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交連分薪柴
而觧著薾絲互而相攀競以挈攫再笑再言惰者悅
而忘懈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大牢之禮獻
薾于寢廟皇后親繅三盆然後辨於夫人世婦至于
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繅事爾乃絲如凝膏其白
伊雪以爲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以給
百禮罔不斯服夫功也起於綿綿成於翼翼頌之難
周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

織

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魏志曰中山恭王褒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

約勅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查來此人乃立於槎上忽忽不覺晝夜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此何處荅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
詩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繞腕易蹟乍

牽衣鳴梭逐動釧紅粧映落暉
梁劉孝威在郡縣遇見人織寄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素起秋聲度梭環玉動踏蹟佩珠鳴經稀疑杼澀緯斷恨絲輕蒲萄始欲罷鴛鴦猶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窓相向開窓踈眉語度紗輕眼笑來朧朧隔淺沙的的見粧華鏤玉同心藕雜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簪臨髮斜機頂挂流蘇機傍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轆轤艷采裙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問遺五馬共踟躕直爲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啼漬花枕覺淚濕羅巾獨眠眞自難重衾猶覺寒逾憶凝脂緩

彌想橫塵歡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端南端稍有期
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花釵堪更治新粧不點黛
余還自畫眉
陳徐陵詠織婦詩曰纖纖運玉指脉脉正蛾眉振躡
開交縷停梭續斷絲簷前初月照洞戶朱帷垂弄機
行掩淚彌令織素遲
陳蕭詮賦婀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
織婦正嬌羞綺窓猶垂翡翠幌珠簾半上珊瑚鉤新
粧入機映春牖弄杼鳴梭挑纖手何曾織素讓新人
不掩流蘇推中婦三日五匹未言遲衫長腕弱繞輕

絲綾中轉躡成雜鵠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紈素同
霜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賦　後漢王逸機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思
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
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岩傷性條暢
以端直貫雲表而剖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
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奮驤踰五嶺越九岡斬
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尅像乾形大匡淡泊擬
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
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員綺錯微妙窮奇蟲禽品獸物

有其宜兎耳跧伏若安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
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瀲灩其陂鹿盧竝起繳
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
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
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鮮鳴珮釋羅
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牀帷動搖多容俯仰生
姿

晉楊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爲技莫機巧之最長似
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詵張立匡郭之制度如城隔
之負方應萬機以布錯實變態之有章是以孟秋之

月首發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貞幹修枝名匠騁
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
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
紀簡姦清織女揚暈美乎如芷麗姿妍雅動有令光
足閑蹈躡手習檻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宮
清者應商和聲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沇浮抑揚
開以厭間闔以高梁進以懸魚退以俠彊氣變相應
陰感乎陽俛俛不及進却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
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鍼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詣翻兄不遇之翻乃與客書曰磁石不受曲鍼

賦楚荀況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堂室無知無功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童已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

漢曹大家鍼縷賦曰鉛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筭咸勤石而升堂

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連子曰孟嘗君逐於齊

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

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椎舂於市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縱

橫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漆戶
下青瑣
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
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爲汝陰令爲政明能號稱神父
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
犬羊爲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
故自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
交關唯至胡市乃成靡服非畏威懷德實玩中國珍

異之故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二市一曰金市在宮西
大城內
詩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
旣非隨舞鵠聊自入看書懸龜識季主脩酒見相如
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疎
陳張正見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
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城竹葉當壚滿桃花
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教梁簡文帝移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

令解綬黃雀從而不歸況復衛卒遮車追民擁槐瞻
言前古耿愧(宏)多吾旅泊東川阻茲涸水日中揔會
交貿遷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
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
彫廢
周庾信荅移市教曰昔張楷碩儒尚移(宏)農之市宜
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況復德摠鄰周聲高梁楚希
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磨肩相接遂
使王克閱市之處遠出荒郊石苞販鐵之所翻臨涯
蚌聖德謙虛未忘喧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鄉賣



卜屠羊請辭新闐而交貿之黨好留豳岐之衆難遣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成都楊懷道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六

唐太子率更令㊟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產業部 田獵 錢

田獵

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無事而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爲綏有虞氏之旗也）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笠車驅逆之車）又曰瀕祭魚然後

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
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
不卵不覆巢
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
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六韜曰文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遣汝
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
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滲澤得白狐元貉以祭河宗

晏子曰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
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
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
有吾子猶心之有四支也有四支故心有佚寡人有
吾子故寡人佚也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
令四支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
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
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
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小之必以人祠乃雨景

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爲民也承必使吾以人
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爲有德於天
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以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
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
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
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
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
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具以飲酒樂天雨文
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
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
於是始强
史記曰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休
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
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聞之
不大出遊
魏志曰文帝將出獵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疏而竟
行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與八音也侍中
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

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
獵暴華蓋於原野因奏㕘俟詠不忠
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云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
指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王隱晉書曰魏舒少生財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世說曰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
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莊時年七八歲庾公
謂曰君兒亦復來乎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
也吳先主使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願越橫江
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
詩周王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冬狩反回中講
射歸還登宣曲觀更獵黃山圍嚴冬桑柘慘寒霜馬
騎肥縣盧隨兎起高鷹接雉飛獨嗟來遠客辛苦倦
邊衣
陳張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詩曰治兵耀武節縱獵
駭畿封迅騎馳千里高罝起百重鷹龐斃馬足饑鼯
落劒鋒雲恨飛燒火鳥道絕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
習軍容

賦

漢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荅以雲夢之事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兎轔鹿射麋腳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

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崔嵬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芎藭昌蒲茳蘺蘼蕪其高燥則生蔵荂荔薜莎青薠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藩雕胡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樟桂椒木蘭檗離朱楊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楚王乃駕馴駿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鬚之撓旃曳明月之珠旗陽子驂乘孅阿爲御按節未舒即凌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騄駬乘遺風射遊騏弋不虛發中必決背洞胷達掖

絕乎心繫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披綺縞雜纖羅垂
霧穀飛襳垂髾扶輿倚靡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
耿耿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掩
翡翠射鵔鸃怠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
翠帷建羽蓋網琱鉤紫貝縹金鼓吹鳴籟榜人歌
聲流喝涌泉起奔物會碅石相擊硠磕磕磕若雷霆
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陽雲之臺泊乎
無爲淡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東
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
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
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蒂芥然在
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
是以王詞不復何爲亡以應哉又上林賦亡是公子
聽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且齊楚之
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乎天子之
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
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滴紆餘委迤經營乎其內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於是乎蛟龍赤螭鮆
鱨漸離鰅鱮鰋鮦禺禺魼鰨捷鱨掉尾振鱗奮翼潛

處乎深巖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碧水玉磊砢
鴻鸘鵠鵠鴛鴦鶩屬玉羣浮乎其上沈淫汎濫隨風澹
澹與波搖蕩掩薄水渚深林巨木巉巖參差九嶷巀
嶭南山峩掩以綠蕙被以菹蘺糅以蘼蕪雜以留
夷布結縷攢莫茞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芘蕳蘘荷蒿
橙若蒜鮮支黃礫蒋芋青薠布濩閎澤延蔓太原於
是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櫨璧
瑞羣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俛杳眇而亡見仰
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榱軒於是乎
盧橘夏孰黃甘橙楱枇杷燃柿樗棗楊梅櫻桃蒲萄



隱夫蓂棣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
燭燿鉅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
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江河
爲陛太山爲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生貔豹搏豺狼
手熊羆足野羊箭不苟害鮮腥陷腦孑不虛發應聲
而倒然後侵淫促節倏夐遠去流離輕禽蹙履狡獸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拂鷺鳥捎鳳凰捷鴛雛掩鵾鵬
麾石闕歷封峦過鴈鵠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
宣曲濯鵾牛首登龍臺掩細柳於是遊戲懈怠置酒
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

之虞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
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
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鞳洞心駭耳荆吳
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移行之音鄢郢繽紛
激楚結風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閑都
靚粧刻飾嫵媚嫵弱皓齒燦爛宜笑的皪色授魂與
心愉於側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於是歷
吉日以齋戒襲朝衣垂法駕建華旗鳴玉鑾遊於六
藝之囿馳騖仁義之途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
漢楊雄羽獵賦曰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
鄠宿昆吾傍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
東周袤數百里聊因校獵以風元冬季月天地隆烈
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鄠西馳閶闔儲積共峙戎卒
夾道斬叢棘夷野草鄠自汧渭經營酆鎬營合圍會
先置乎長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荷垂天之翼張竟
墜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雲星之飛旗滎若天星之
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立歷天之旗
曳捎星之旆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車騎雲會登降闇
藹泰華爲旗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於是鳥
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禽殫中衰相

興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於茲乎鴻生鉅儒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

後漢張衡羽獵賦曰皇上感天威之繆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麓而廓萊藪翦荆梓而夷榛株於是鳳皇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蹕御羲和奉轡弭節西征翠蓋蔽鸞鳴礰玲山谷爲之澹淡(仁)陵爲之簸傾於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於伊洛夐遥集乎南圖大詔獵者竟逐長驅輕車飛厲羽騎電騖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踩麋鹿輪轔雉兎亏不妄彎弩不虛舉鳥驚絓羅獸與矢遇

魏文帝校獵賦曰長鎩糺霓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跱如叢林動若崩山超崇岸之曾崖厲障溘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挨連颺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川岳遂躅封狶籍塵鹿稍飛鳶接鷺驚聚者成(仁)陵散者闐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功効績班賜有叙授受甘怠飛酌清酤

割鮮野烹舉爵鳴鼓鑾輿促節騁轡迴翔望爵臺而
增舉涉幽墐之花梁
魏王桑羽獵賦曰相公乃乘輕軒駕四輅駟流星屬
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橈鋒刃林錯揚暉
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捏蕩草木爲之摧撥禽獸
振駭魂亡氣奪與頭觸系搖足遇楚陷心裂胃潰腦
破顙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韝窮緤搏肉噬肌墜者
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魏應瑒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躍乎天衢皇
宰奕而陶運樹匡翼而大摹盪無妄之氛穢揚威靈
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教於海隅時霜凄而淹
野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鶩鳥別而高厲既
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
乘彫輅駟飛黃擁簫鉦建九幢按轡清途颯沓風翔
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
伉旌八枝祖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興
方軌連質驚飆四騖衝禽驚溢騁獸塞野飛鳥蔽日
爾乃赴㊀谷陵崇峦俯掣奔猴仰捷飛猿雲幕被於
廣野京燎照乎平原醴包充給洪施普宣又馳射賦
曰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遥於郊野聊娛遊

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應鞞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羣駿籠於衡首咸皆驟裹與飛菟爾乃結翻侔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臏調駟籌筭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接湛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旃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累礮流景倏忽紛紜絡驛次授二八驊騮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擢月支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并氣息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榮廻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駢牡既佶且閑揚驪沛艾蠖略相連晉夏侯湛獵兎賦曰爾乃乘露箱御良馬循乂接於

廣漠兮矢連於曠野端眺高棻摘肝榛穢落日攢慨傍窺翁會視窮兎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驚伏並斃搜鱗危險覓歷岡阜留罥挂於重林跼冝結於通藪密驚視於草間暫見之於蒙茸擬以銳戈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紛欻以驚驚影跳踉而揚白擢輕足之煢煢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冝不及幕爾乃鷹鵰翻以飄揚勁翼謖而下猘馬釋控以長騁鬱騰虛而陵厲翕習於迴阻之間繞繚於山澤之際盤迁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騾華田目送歸波


宏達堂校梓

手揮五絃優哉遊哉聊以永年

晉潘岳射雉賦曰涉青林以遊覽樂羽族之羣飛聿
彩毛之英麗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張猛毅
之姱姿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蟄授靡木弗滋無草不
茂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
鷹鷹而朝雊鶬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効能爾乃侯
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
之陪鰓或麾或啄時行時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應
叱愕立躍身竦峙捧黃間以密彀屬剛挂以潛擬山
鷩悍害矜迅已甚擊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



若碎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櫟雌妬異倏來忽往於
是箅分銖商遠近揆懸刀騁絕伎當味值胃裂膝破
觜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
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爲

啓梁沈約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曰輕鑾微動
密翳徐張黃間所彀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
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

釣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

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

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老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
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
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
知當貴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論語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墨子曰釣者之恭非爲魚也餌鼠以肉非愛之也
楚辭曰以直鉤而爲釣維河魚之能得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

詩陳陰鏗觀釣詩曰澄江息晚浪釣侶枻輕舟垂綸
遥濺水滄浪終滯游

賦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
渭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媛脩竹右縱飛綸金
鈎屬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
鈎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徂颼馳光飛電入躍
靈未及驚策蓋以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
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記乃命宰
夫膾此潛鱗電割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鍔連翩雪
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酸鹹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

體易思難忘

漢書曰凡贖金錢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圓即錢也）

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又曰高祖以吏縣咸陽吏皆送奉錢三（或二百或五百）蕭何獨以五侯益封二千戶以獨贏二錢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始爲謁者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故多大言者矣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較又曰安息國以銀爲

錢錢如王函

漢書曰武帝時公卿請令京師鑄官錢赤仄以赤銅爲其郭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俗所謂紫紺錢）又曰東方朔云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給錢百三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又曰張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内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安王藏官）

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遺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以修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内施



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盈

今奉錢五萬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爲法林所以勝

我者也又曰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

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又曰鄭均兄爲縣

游擊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

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

兄感其語遂有廉絜稱

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闞敞爲郡五官掾太守弟五常

被徵以奉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

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

闞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

郭子曰王夷甫雅尚㊀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之命婢舉阿堵物去

世說曰王武子移第近北芒于時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號金溝

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青雲

書後漢劉駰駘上書諫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見比年已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耔耘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飡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鍥簿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今土礫化爲南金堯鹵變爲和玉沙石悉成隨珠犬羊盡作狐白絳繡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

啓梁簡文帝謝勑賜解講錢啓曰無勞礛石之火金貨猥臻非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埒猶覺有餘假劉寔之繩穿而不盡慧輪究竟爰降曲私福

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
譬蓬萊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
銖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
積銅扇之裹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㊀誓願等供
無邊效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梁劉孝威婚謝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
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
聘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贊
獲舉纏幣有資佩服寵靈頹越非報
梁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曰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
戶穿闌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更
宅乃被庸微跪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窓臨上路戶
望東家人悅爽塏里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
均王濬豫擬幡旗

論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
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母先生班白而徒行公
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
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
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

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箕箕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劒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貟象天錢之爲



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哉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

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
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
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諺云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
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
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
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
者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
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
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
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
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
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書文類聚卷第六十六

成都楊懷道校字

漢書曰終軍上書請受大冠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越王越王請舉國內屬又曰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爲梁相敞遣使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馬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蟬治之爾惠蟬也冠細如蟬翅今御史冠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號鶡冠子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霣芝夜光之冠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瑂飾首前搖貂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常侍惠文冠

東觀漢記曰楊賜患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幘綬帶又曰武冠俗謂之大冠

詩晉陸機贈潘正叔詩曰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

晉郭璞詩曰杞梓生南荆奇才應世出擢穎蓋漢陽鴻聲駭皇室遂應四科運朱衣耀玉質

表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干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筲處之民其瞻觀水王不

平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
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殞越

梁江淹爲齊王謝冕旒諸法服表曰軒冕雲蹕既非
常之飾宮懸王戚乃配天之禮昔大啓營(厂)未修樹
羽之賞光宅曲阜始兼龍旂之貴況臣道狹慶隆身
薄器尊粉繡爭暉藻火競曜

啓梁陸倕爲息繢謝勑賜朝服啓曰(元)冕素帶出自
禁財朱紱青縌降於皇府輝燭鄰黨震耀街衢姻族
移聽朋儕改矚非臣璅弱所能陳報

貂蟬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金取堅剛百陶不耗
蟬居高食絜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温潤

賦陳江總華貂賦曰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乘錫仰
銘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於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
侍臣之密設曜毛彩之温柔拜文槐而影度陪武帳
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
仞開谷中之鄙孟撤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茂
置醴之殊私誇賜田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
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鵜之有
媿庶懷昔而克終

晉梁元帝謝東宮賚貂蟬啓曰捃要之毳曲降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奬東平紫紹之賜非聞暖頷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玦珮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

楚辭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又曰虛衣兮披披玉珮兮陸離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解劒珮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劒珮與侯曰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典略曰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珮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佩水蒼玉

魏文帝玉玦賦曰有昆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

嗽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元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爲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銘後漢崔瑗遺葛龔珮銘曰禹湯罪己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欒書作亂荀瑤峻戾韓魏致難慷慨憤激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

啓梁簡文帝謝勑賜玉珮啓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霑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慙聲

書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縗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泰昭童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

巾帽

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又曰管寧在家恒著皁帽又曰裴潛爲代郡太守撫之以靜罩于脫帽稽顙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間遇雨故其巾一角霑而折二國名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此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各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酒畢復還著之

陳周宏正謝勑賚烏紗帽等啓曰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

之恩方貽匪服之誚

衣裳

毛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楚辭曰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

漢書曰鄧通以擢船爲黃頭郎（施其黃髦於船頭因以其名名郎曰黃頭也）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總

綃總其白如雪羅紈綺穀未聞衣布服葛也又曰甄
皇后生毎寢家中人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
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戶實河内侍中辛毗
諫帝怒起入内毗隨而引帝裾帝奮衣不迴良久帝
乃出曰惟卿持我何太急

吳書曰顧悌毎得父書灑掃正衣服拜跪而讀

王隱晉書曰董威輦毎得殘碎綵輒結以爲衣號曰
百結

詩

魏曹毗夜聽擣衣詩曰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
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疊輕素朗杵叩鳴碪
清風流繁節迴颸灑微吟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
二物感余懷豈但聲與音

宋謝惠連擣衣詩曰衡紀無淹慶磐運倏如催白露
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雞羽烈烈寒蟬啼夕陰
結空幕宵月皓空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携簪玉
出北房鳴金步南階簷高礎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
歇兩袖輕汗染雙題

梁柳惲擣衣詩曰孤衾引思緒獨枕悵憂端深庭秋
草緑高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

蓬苔徒傷蕙草殘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亭皐木
葉下隴首秋蓬飛鶴鳴勞永歎採緑傷時暮念君方
遠遊賤妾理紈素秋風吹渌潭明月懸高樹軒高夕
杵散氣爽夜碪鳴瑟筆隨步響幽蘭逐秋生

梁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曰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
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麝帶北洛妃香纓麝帶逢金縷
瓊花玉勝綴珠徽蘇合故年微恨歌都梁路遠恐非
新猶賢漢君芳千里尚笑荀令止三旬

周庾信夜聽擣衣詩曰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今
夜長門月應如畫目明小鬟且粟縝圓要韻纖成秋
碪調急節亂杵變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鳴
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並
結連支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又
曰擣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連房接杵
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
姚

梁費昶華光省中夜聽城外擣衣詩曰闔閭下重關
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砧城外發浮聲繞雀臺
飄響度龍闕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方未已
定自乘軒里乘軒盡世家佳麗似朝霞貝瑞耳上照

方繡領閒斜衣燻百和屑鬢插九枝花昨暮庭槐落
今朝羅綺薄拂席卷鴛鴦開縕舒龜鵠金波正容與
玉步依砧杵紅袖往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
獨夜空愁伫

梁王僧孺詠擣衣詩曰足傷金管遽多愴緹光促露
團池上紫風飄庭裏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別
鵠悲不已離鸞斷還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

啓梁庾肩吾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曰階邉細草猶
摧綠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
燕領鬪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 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
稱張祿先生往詣賈賈見其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
雎數賈罪曰爾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也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雲采亂色
非錦非繡不可得名

表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
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於單席
舉緼袍以示之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賦陳江揔山水納袍賦曰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濫時來之寵沐振長纓以祇肅奉性與之文章侍相娛之絲竹解女羅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縈體針縷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坿符采於雕煥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徂遷軫百慮之迴遭霜飛空而浸露鷹照月而猜弦聽風鍾之易近對水雷之踈懸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十年嗟班鬢之已颯愧冶袖之爲妍謝衡珠之有報荷墜履之無捐

餞晉劉謐之與天公餞曰體戰身禦脫衣凍坐賴公借袍南越送火

啓陳周宏止謝東宮賜穀袍啓曰或儔名麗辭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臺或粲彼三英縫茲五絨品頒歲襲綠奪春耕高庸可充縕袍易足

裙襦

漢書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寬中張禹等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班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紈襦袴之中非其好也

東觀漢記曰梁鴻鄉皇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之乃求之女布襦裾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漢書曰廉范爲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昔日無襦今五袴

啓梁沈約謝齊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啓曰竊以積絲成綵散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叢臺之下民受祿爲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袖縕裙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梁任孝恭謝裙襦啓曰加以庭闕桑麻室空機杼牀無暖席裋靡懸衣值蓬卷北郊鴈飛南浦雪閣河陰氷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霜之切弊履恒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袖短雖內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愴

裘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

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弊又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出而不行坐沙中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

田單之惠施欲以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褁王呼而問之對曰王不如因賞下令曰寡人憂人之寒單解褁而衣之稱寡人之意焉

說苑曰千金之褁非一狐之皮也廊廟之榱非一木之枝也王法非一士之知也

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褁一領詔據此褁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勑外內有造異服依禮治罪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褁褁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沉入火不燋帝厚謝

謝使者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褁

啓齊王融謝勑賜御褁等啓曰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褁不獨前寵嘗王褫帶復降今恩又謝竟陵王賜納褁啓曰降飾自尊垂榮及賤元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褁而挾纊之問每流解褁之賜偏委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褁啓曰物華雉毳名高燕羽才軼齊相愧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卷朔

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

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征至赤烏之人赤烏氏先出自宗周乃賜貝帶五十具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狄也

史記曰帝遺匈奴黃金飾具帶一具

魏略曰踈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帝賜御金帶以賜遜又親以帶之



吳錄曰鉤落者革帶也世名爲鉤落帶

啓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曰雕鏤新奇織製精絜越中玉女不得闔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逐子訓之術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成都楊懷道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儀飾部　節　黃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節

禮記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大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積五六年又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浮海救東甌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又曰諸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



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語章曰下欲收之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官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又曰漢使王焉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焉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受之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悉恨放兵圍臣今復銜命必陵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

行後果爲匈奴所殺

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表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梁元帝遷荆州輸江州節表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絕終古有高前載臣自擁旄鶴塞執茲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雖免茂宏之譏竟徵辛毗之勇

黃鉞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執白旄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錫



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曰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吳録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矣

晉中興書曰會稽王導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黃鉞

世説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詭譎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銘　蔡邕黃鉞銘曰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振耀如

火之烈公之莅止羣狄斯柔齊聲閑設介士斯休

鼓吹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又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爲國盤娛禦侮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麾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口吳王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犬耳

江表傳曰周泰爲濡須督統諸將諸將以泰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巷中張緩大請官



一宏達堂校梓

僚使泰脫衣幘見其瘡痍迺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泰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泰以兵馬導從出作鼓吹又曰孫策賜周瑜鼓吹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舩粮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

荆州先賢傳曰羅憲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棨戟

俗說曰桓(元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嘆曰鼓吹固自來人思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問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賦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颻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怏惶依違含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咏悲翁之流恩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

士嘯慨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堌奏君馬詠南城
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表魏陳王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
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寔在聖
德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寔博爲善不飾被於聲明緣
寵成功未增榮於鐃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
於黑水彼已之譏何懼尸素之誡知慙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
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鑾鼗鬳其飾世教以之
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鞞革寫其詠
戡難夷邦之業管竹凝其聲朱露元雲既錫上德巫
山芳樹以被奇勳

陳江揔謝勑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逖聽前事王文
憲匡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黍冒
以臣況此寔非倫輩豈可奠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
迢遞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相風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

賦晉傅元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

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蟺獸以爲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

晉張華相風賦曰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刻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辯風候方必立唯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耿修斡之迢迢凌高墉而莖植元烏偏其增翥睇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禽

既在高而想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

晉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栖靈烏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閶闔揚而曲指明庶起而東移

晉陶侃相風賦曰有相風之爲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睎峻嶺於層城直

南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巍峰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
而獨榮朴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耿翮翮以高
翔象離鴟於雲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
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驅豹飾在後蕤綏清路百僚允
則彰我皇度

晉孫楚相風賦曰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
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昃
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誡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
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顛羽
族翻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 刻漏

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東觀漢記曰樊準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
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
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
歲傳言得羽矣

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
形圀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既窮神以盡化又設

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戴擬洪
殺於編鍾順甲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塗而
遥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
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胷吐水無滯咽
形微獨繭之緒逝若垂天之電籠八極於千分度晝
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體也
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
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
平微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潜慮惻
日月之幽情



宋鮑照觀漏賦曰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
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設謹戸牖而知天掩雲霧
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崢而行
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貫
古今而弁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
於走丸神怵迫而多慮心轗軻而歎歡望天涯而伫
念擢雄劒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
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琅旦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
銘後漢李尤漏刻銘曰昧旦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
度如玉如金又漏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

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
惑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
虞德衰于茲挈壺失節剌流在詩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貞運聖鑒通元數以微器理
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川
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瀉昏明無隱其
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
而萬事同倫
梁元帝漏刻銘曰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
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實惟簡在窮神體智宮

槐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解谷昏依七分六日五
祀三微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
流五色洎洎靡絕龍首旁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聲
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絃斯直如渭斯清
梁陸倕新漏刻銘曰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
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競臨深罔戰
授受靡僭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遁來
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莫爽晨生
尚辯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廻地旋歷象運

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雲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縮惑於㊀明之傳至乎出卯入酉黃道青綠季孟相推啓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㊁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象是曰神謀正震治㊂下武惟周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雲虹長注經寸日輪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荊山既鐫昆吾且勒以福眉壽百王垂則





#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林　陵　王元貞校

## 服飾部上

帳　屏風　幔　簟　鷰席　案　几　杖　扇　麈尾

### 帳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又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飲帳中又曰丞相公孫㊀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

不冠望見黥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區區之誠暮必神降上乃盛施帷帳燒㮈沫香香聞數百里又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猶名也謂日興造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爲玉几而處其中燔之於四通之衢
三輔舊事秦時奢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度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



繐帳綺帷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東觀漢記曰桓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
漢舊儀曰祭天有紺幄帳
馬融別傳曰馬融爲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爲

帳惡聞紈素之聲

傅子曰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借上公主適人不過帛帳從婢十人而已

詩梁沈約詠帳詩曰甲帳垂和璧蟠雲張桂宮隨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屏風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爲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東觀漢記曰宋宏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畫烈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卽爲撤之時上姊胡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宏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宏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三輔決錄曰何敞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爲帝設之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

鐫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吳錄曰景帝時紀亮爲尚書令子隲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座焉又曰曹丕與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滿城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武云北窓琉璃屏風實密似疎帝有難色

詩　周庾信詠屏風詩曰昨夜鳥聲春驚啼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鈿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又曰逍遥桂苑寂絶想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橘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懽未足橫琴坐樹根又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聞絃澗水遠愁外山花即眼前但顧長歡樂從今一百年又曰擣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又曰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跂石多時望蓮舡始復歸

賦漢淮南王屏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彊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颻危殆靡安厝足天啓我心遭遇微禄中郎善治收拾捐朴大匠治之彫刻削斲等化器類疵陰尊屋賴蒙成濟其恩㊀駕不逢仁人永爲枯木

啓梁簡文帝謝賚綦子屏風啓曰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業之嘉名電毋之隱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

梁劉孝威謝勑賚畫屏風啓曰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毋武秋所顧大寶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㊀宏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曰昔琉璃見重雲毋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眞朴豈若三體五側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銘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閼風雅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書梁簡文帝荅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

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瑠便覩蟬翼閒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幔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不如禮無以知士卒寒暑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囂擁谷水以縑幔盛土爲堤灌城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矩火火箭以掩滅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絕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符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義旨乃就來宋家互講書百人隔絳紗幔而受書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皆以爲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便自如此溫太真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論者乃謂不減亮

詩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慕屬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致樽酒蘭釭當夜明

簟

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名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也

禮記曰夫不在斂枕簟席蠃器而藏之又曰苕簟之安豪桔之設也

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今江東云笙也

毛詩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孫卿子曰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蓆之上先奠簟樽之上先㊀元酒先王貴之先本而後用末也

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簟褥一具

王隱晉書曰車永爲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細簟工惠之乃共舉出永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韜赤花雙文簟

㊀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曰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表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

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指

畫梁簡文帝荅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筠簟多品篠簜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爲貴自舍暮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霑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牕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濯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脩竹南湘黝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薦蓆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蓆釋也可卷可舒也

說文曰蒻蒲子也可爲薦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蓆衣以綾紈之衣

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夫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又曰哀公命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宏達堂校梓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爾不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明王之道

楚辭曰瑤席玉鎮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踶隅有竈是以不寒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皐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坐公不悅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胄坐不席獄訟不席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也

莊子曰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合堂同席而坐

魯連子曰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爲儉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鷹也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屨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屨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又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史記曰陳平以敝席爲門又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鞭席坐之又曰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漢武故事曰帝齋於尋真臺設紫羅薦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前殿即吏以次侍更始愧恐俯刮席與小常侍語又曰王常與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黃香家素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又曰張禹爲太傅尚

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兆號曰三獨坐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又曰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爲林大陸爲澤兼葭蒲葦雲母爲席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兼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離記曰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爲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爲牀艾爲席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

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詩)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河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玉坐奉金巵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詠席詩曰照日汀洲際搓風渌潭側雖無獨繭輕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夜闌飲佳人時安息

(銘)後漢李尤席銘曰施席接賓士無過賢直時所有

何必羊豚

案

說文曰案几屬也

燕太子曰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

史記曰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劒臣背叛之內愧於心

烈士傳曰魏公子方食有鴈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

此有何急來歸無息耶使人於殿下視之左右顧望一鷄在屋上而飛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綵匹庶粺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爲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又曰上欲封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持詔案起薄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反爲一臣所制耶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臣霊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又曰梁鴻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自有
青縑帳於屋下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
江表傳曰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
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
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銘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彩織銀卷足照色黃
金廻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雕非
曲厠質錦帷承芳綺縟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
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
勗



几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子綦昔隱几不然乎今何故更然）
戰國策曰郭隗謂燕昭王隱几據杖眄視相使則厮
役之人至
左傳曰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荀罃也怒投之以
几出於其間

漢書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傳奮髯抵
觸其几曰觀齊見欲以比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
佐及令太史選其可用者又曰平帝詔太師孔光曰
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輔
導于帝今年耆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
耆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
賜食賜太師霍壽杖令爲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省中
用杖

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元以進辟權戚不敢
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元不受



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九州春秋曰孔融爲北海太守爲袁譚所攻流矢雨
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詩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
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辜絜白沙尚推
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杖

史記曰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
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
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是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也遂杖策而去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禮辯親疎之義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

乃曰吾知吏不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我哉

詩　梁到溉餉任新安班竹杖因贈詩曰邛竹藉舊聞雲壑尋資前識復有冒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旣班爛質性甚綢直所以天天真爲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挼屢經芸苗植

梁任昉荅到建安餉杖詩曰故人有所贈稱以胃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鄰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齒意矜此杖卿辰復資後坐彥候余方欠伸獻君千里笑紓我百憂頓坐適雖有器臥遊苦無

津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賦晉張翰杖賦曰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書中神性之極妙豈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含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曾巒妙匠鑒乎林阿顧眄乎晞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臨跼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則於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牙爲其眉額朗金爲其旁距

周庾信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荊州外白有人稱楚仁先生來詣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



夫及今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櫛齒乃是江漢英雲荊衡杞梓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雲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知人心之憂矣唯我生民雖復跼條勁柘促節貞筠枝端刻鳥角首圖麟豈念相余有疾將余此身余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仁明唯恥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疾表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垂理

頌王粲靈壽杖頌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矯揉據斯直杖杖之爰茂

贊晉郭璞桃杖贊曰叢薄幽蒨從風蔚猗簜以寧寢杖以扶危

銘漢劉向杖銘曰慮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後漢李尤靈壽杖銘曰亭亭奇幹寔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爲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後漢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宰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

晉蘇彥邛竹杖銘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條蕩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遙神王

晉殷允杖銘曰二老晨征匪杖不遠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者拾杖焉資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荃蕙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道無元術杖必不橈無取蒋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

晉傅咸玿竹杖銘曰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於式

晉劉柔妻王氏靈壽杖銘曰籠籠鮮幹秀彼崇嶠下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鮮綮外昭耀質靈會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梁簡文帝錫杖銘曰妙節嘉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騰雲鳳躍永異玉神長踰金錯

扇

春秋繁露曰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生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也

淮南子曰夫夏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又曰炎火鑿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

語林曰庾廙爲荆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廙之此扇以好不以新

續晉陽秋曰謝安嘗表宏機對辯速後宏出爲東陽郡時賢祖道治亭安起執宏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合座稱其率而當

詩漢班固竹扇詩曰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團方來風
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漢班婕妤扇詩曰新裂齊紈素鮮絜如霜雪裁成合
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
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晉許詢竹扇詩曰良工耿芳林妙思觸物騁蔑疑秋
翼蟬團取望舒景

齊巨源詠七寶閣扇詩曰裁狀白玉璧縫似明月
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雞珍盡作景山樹圖爲河洛



神生風長袖際晞葦紅柳津拂聆迎嬌意隱映含歌
人

梁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曰可憐白羽扇却暑復來
氛終無顧庶子誰爲一揮軍

梁何遜詠扇詩曰如珪信非玷學月且爲輪搖風入
素手召曲掩丹脣

梁庾肩吾賦得轉歌扇詩曰團紗映似月蟬翼望如
空迴持掩曲態轉作送聲風

梁高爽詠畫扇詩曰細絲本自輕弱彩何足盼直爲
發紅顏謬成幄中扇乍奉長門泣時承柏梁宴思妝

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鵠莫作孤飛鴈
陳許偃詠破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
彰巧笑猶足動衣香
賦 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
桓帝帝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
華其辭曰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渌水之
素波背元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揩翠葉以成陰
形五離而九折茂駘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
蜺之烟煴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
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薰紛飄

動乎綺紈
吳閔鴻羽扇賦曰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產
九華之中澤邁雍喈之天聰表高義于太易著詩人
之雅章賴茲翮以內飛曜羽儀於外揚于時祝融持
運朱明發暉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煴隆於雲漢感
慘毒於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激清流蔭元雲運
輕融以容與激清風於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纓
之繽紛眾坐侃以恬懌咸俯節以齊歡感蕙風之盪
懷詠棘心之所歡於是暑氣雲消獻酬乃設停神靜
思且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

逸翻翻奕奕飛景曜日同曒素於凝霜豈振露之能匹

晉張載扇賦曰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絜飄縞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漢仰晞光於日月雙趾蹶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傲世公子俶儻踔躒遺物獨出樂此天爵飛蒲氏之修蛸榮子余之纖繳弋翔冥之鵾雞連王子之白鶴裁輕翼以爲扇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奇選妙絕色寡雙鵠質曒鮮㊀的點鋒脩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爲儀詩美肅肅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鵠揮之如驚鴻飄纓裔於軒幌發暉曜於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爲方五明起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晉傅咸羽扇賦曰吳人截鳥翼而握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鳳皇于飛翩翩其羽況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剖篾於毫縷體荏苒以輕弱俾綸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爲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箑甫又扇賦曰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

熱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隋以外流氣欝結而内沉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啓衿怨微飄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蒋弱手纔動而慮心心取慮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匆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凄凄白露爲霜體歛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温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潜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一方

晉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諸侯掩塵尾而笑襄王不悦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王㊀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箑甫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爲麗固體後而用鮮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憲霊樸於造化審貞則而妙觀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弈弈含鮮風之微微襄

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亂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秋耜反寒暑於一堂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抄晉江逌扇賦曰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嵎育燕族於雲夢散宗儔於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元脫平理揚瓊澤氷鮮哉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衣於一掌引長風乎胷衿蕩煩垢於體外流妙氣於中心

梁昭明太子扇賦曰匠人之巧製女工之妙織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燋枯金沙銷鑠火山熾寒泉涸能使凄芳似秋隆暑斯却

梁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稚女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粉則南陽之鉛澤墨則上黨之松心玉琴芳珠徽素女芳錦衣促織芳始鳴秋蛾芳初飛識桂莖之就罷知蘭葉之行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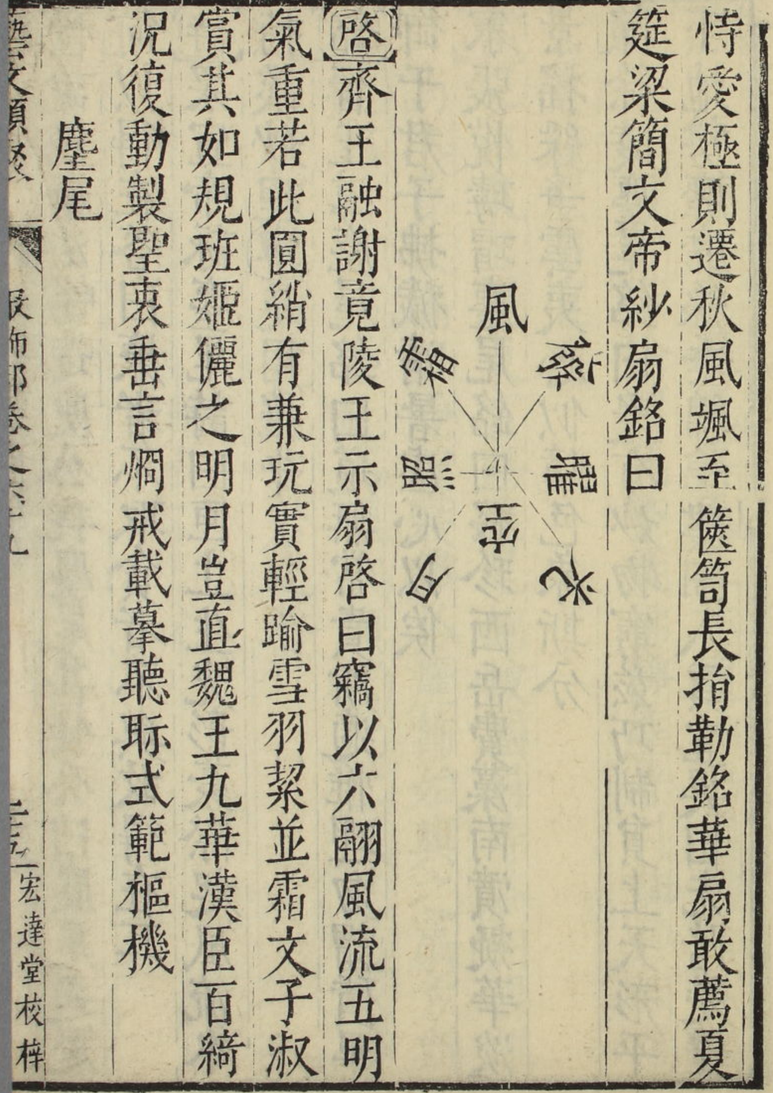
梁周興白鶴羽扇賦曰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而陽止既來集於衛軒亦傾舞於吳市駭瑤翦雪盈華寫潔通春似介點首如翳榮吹動髮環涼入衣悽芳若秋之暮憑芳如雪之飛

頌晉劉臻妻五時畫扇頌曰炎后飛軨引曜丹遠鼗
賓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兌降素獸震
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憩翠巖俯映蘭池雲
柯幽鵲神舟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
時推移

贊宋謝惠連白羽扇贊曰唯茲白羽體此皎絜涼齊
清風素同白雪揮之衿袖以御炎熱

銘梁庾肩吾團扇銘曰武王(元)覽造扇於前班生瞻
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
圓炎陵火正石鑠沙煎清逾藾末營等寒泉思深難

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長捐勒銘華扇敢薦夏
筵梁簡文帝紗扇銘曰




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扇啓曰竊以六翮風流五明
氣重若此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絜並霜文子淑
賞其如規班婕妤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
況復動製聖衷垂言炯戒載摹聽耳式範樞機

麈尾

世說曰康法暢造庾公捉麈尾甚佳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詩梁宣帝詠麈尾詩曰匣上生光影豪際起風流本持談妙理寧是用摧牛

銘晉王導麈尾銘曰道無常貴所適惟理勿謂質卑御于君子拂穢清暑虛心以俟

宋張悅琦瑁麈尾銘曰移珍西岳費藻南濱凝華淡景搖綵爭雲夷心似鏡色象斯分

陳徐陵麈尾銘曰爰有妙物窮茲巧制負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綿縷細入貢宜吳出先陪楚壁



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塵暑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啓梁湘東王謝東宮賜麈尾錦帔團扇等啓曰楊雄口訥本貴談端田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宏此仁風既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成都楊懷道校字